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得力 No. 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六

起己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正月凡五年有奇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勉為
澧州刺史

大將軍李勉嘗漢宣帝
太子太傅以在制史使周
知人

一月淮西將李希烈
希烈為留後

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
後

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
後

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
後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六

起已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盡甲子德宗興元元年四月

凡五年有奇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袞言於上曰陛下

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二

月田承嗣卒

以其姪悅為

二月淮西將李希烈

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李忠臣貪殘好

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元
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
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以李勉兼汴州刺
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史○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

遵禮法食馬齒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羹不設鹽酪

常菜

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特羣臣朝夕臨哀哭委頓於地

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哀泣

之會議羣臣喪服衰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繼

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

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

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

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貶之常衰為潮州

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

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

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

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者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

罪上問御史大夫何人對初不知上以表為數

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卿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因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胡氏曰。祐甫強辯廢禮。使其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袞議。豈非理有難奪乎。○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友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請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本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譽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

事。或休沐歸。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雖為

曠官之病矣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樂工留者悉錄太常 尊

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君

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

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大尉中

書令。所領朔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

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潭城為單于大都護。分領

其任。○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

軍裴諤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諤曰。此乃所

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

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

安大臣。不亦可乎。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

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

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

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仰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

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存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

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豨鬪。雜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

皆悅。潘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胡氏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為放龍

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象大畜而無用。且又傷人。受貢遠致。其害甚廣。治道建屋。儲糧衛逃。枝人求索。無所不至。

其輕人而貴畜甚矣。德宗始初清以李希烈為淮西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節度使

代宗優寵官官。奉使四方者。選問其所得。頗

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

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官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

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
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
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己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
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
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
無忌信誠懇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以馬

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
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

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
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

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
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殺兵部侍郎

黎幹

幹狡險。諛佞。與宦者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恃寵
貪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

迥者。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小人也。當
黜無疑。而以譖懇無實之言殺之。則非矣。

以劉晏判

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
滉掌嶺南。滉學關內河東劍南。上素聞滉格克。

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

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推鹽以佐軍用

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

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

三司使及過登聞鼓

詔天下寬滯聽詣三司使以

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過登聞鼓自今無得復

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過鼓者甚衆裴諳上疏曰

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親之立子五人為王

立弟一人為王

胡氏曰兄弟與已皆先人遺體非

無者於是以皆賜死胡氏曰裴諳小人也當以劉晏判

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曰

令二人待制。○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

之。志貞已。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己畏上威名。視事矣。表獻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土息。諸道知朝廷不

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天秋七月朔日食。○詔

議省祖宗諡。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官。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有

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

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數本。上命百官集議。需學之士皆

加至十一字者... 聖德所不優也... 稱其至者也... 請自中宗以上皆從

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

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孝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

乃初。罷客省。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

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益浪者。失職未叙者。亦實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

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毀元載馬。璘劉忠。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翼之第。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減。

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罷權酒。王書政後。

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與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謂彊兵是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是。是何道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為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是矣。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權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既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

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

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

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

而祐甫病不視事。胡氏曰。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是時。可以為

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粗率。喜詭譎。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

而祐甫病不視事。胡氏曰。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當然也。遣

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

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沈既濟

上選舉議。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

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

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

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

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今。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史則革矣。况今者。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釋。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處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處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採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人存政舉。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以曹王王阜爲衡

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阜。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

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始阜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

賀及是。然後九月。南詔王閣羅鳳死。子鳳迦異前。跪謝告實。

賀及是然後
跪謝告實
九月南詔王閣羅鳳死子鳳地異前

立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

擊破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

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犛夷

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

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

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

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

沈壞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

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

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

茂二州晟追擊於大度河葬元陵初上詔山陵制度

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務從優厚刑部負

奏事。仍編之使伺察。過矣。十一月。立宣王。詔為皇

太子○詔財賦皆歸左藏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

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

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

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始二十年。宦官

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

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

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

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臺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

司。度官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

下詔從之。爰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是月晦日食○遣關播招撫

湖南盜賊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負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

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

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

耳。安有有遺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胡氏曰。開播為
 揚。縮所薦。宜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
 向使德宗開以就為有遺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然
 而。已。長。德宗開以就為有遺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然
 必知有遺賢人之為。諱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
 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
 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為養行志者。安得不白之以
 進乎。不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造者。歐也。及其成
 也。功一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

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騷歛。迫趣取辦。無
 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
 百無四五。至是。爰建議作兩稅法。先於州縣。每歲所用

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
 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

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
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
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
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
論。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廢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
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
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罷轉運租庸鹽
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揚炎為侍郎。不相悅。

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
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揚炎因言晏與
蔡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已更大赦。不當復究。
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
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二月。命黜陟使
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

十一人分巡天下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

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

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崔祐甫有疾多不視事揚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信為事

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矣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

秀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矣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京兆尹嚴郢奏按

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人浚渠得不補費是

虛費向而無益軍儲也疎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揚矣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宋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揚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宋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南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拔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比乎。又以懷光嚴刻。

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與心不寧。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三月。張

涉坐贓。放歸田里。○以韓洄判度支。杜佑權江

淮轉運使。揚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省職久廢。莫夏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夏

四月。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

○帝生日不受獻。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

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吐蕃遣使入貢。緜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五月復遣韋倫使吐蕃

所歸吐蕃俘入其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故禽獸威德

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聘贈

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揚

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開令上畫可而已從之涇州諸將殺劉文

喜以降

朱泚等圍文喜於涇州又不拔徵發餽運內

日微孽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實入奏海

實言於上曰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

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

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

以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予如

故城中勢窮海實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

事上使文喜之首而歸正已益懼六月門下侍郎

果城李正已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六月門下侍郎
事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已益懼

同平章事崔祐甫卒○築奉天城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

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
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

天城回紇頰莫賀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

之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忘專一勁
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

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
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

國官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頰莫賀
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使

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秋七月邵州賊帥
用頰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城中將士賜予如

王國良降

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以其家富。使成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

聚衆。侵掠州縣。討之不克。及曹王臯為觀察使。遣國良書曰。我與將軍俱為京果所構。我已為聖朝備流。何心

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臯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王

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越出迎拜。臯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 還京

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

使求之。不獲。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

營救。辭多怨望。炎謹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

不貲。皆取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

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惟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

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是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蠲賄。則論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繁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旬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戚。是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是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則貴糶。歉則糶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是以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其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

不實皆取辦於異異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規報四方物價。不數

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嘗
 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
 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
 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
 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
 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因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
 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
 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
 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
 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
 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被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
 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
 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
 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枝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
 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

司果減其半。及武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
 在流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不辦。必於一日中

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減

司果滅其半。及感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
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
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
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故以厥姦。惟
之心。難矣。又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
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
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
也。夫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錢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
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
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亦言。象頰疾之。是
必有八日。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有九百
餘人。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韓居原師。值貨
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景。韓人甚苦之。留後
張光晟欲殺之。奏曰。回紇羣胡。自相魚肉。陛下不乘此

十三

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立請殺之。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使董執而蔽之。光晟勅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獨留二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

上為之。光晟。九月。宣政殿廊壞。將作。十月。但。

晨為。王傳。九月。宣政殿廊壞。未可。上曰。不。

妨公。人則吉矣。安。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大。

問時。日。即命修之。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大。

以前。賦。敏。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

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職。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宣。歙。觀。

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微。為。左。丞。邕。去。宣。州。監。隱。官。物。以。

巨。萬。計。殿。中。侍。御史。貲。寫。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

畏。朝。典。上。初。即。位。躋。斥。官。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邕。繼。

以。賊。敗。官。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賊。至。巨。萬。而。謂。我。帝。

濁。亂。天。下。豈。非。歟。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范。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

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亦。人。之。深。而。待。若。子。之。淺。也。舜。不。以。觀。有。四。山。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

天下之士膏貪。何其信亦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
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
繫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
取於眾。是以壹而廢食也。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
使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睦王述
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
養女養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請使
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
太后。驗視者疑之。強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齋御物往
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秦。上大喜。奉
巨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
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
置身於姐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乃曰。吾為
人所彊。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
言。皆不之罪。曰。吾寧
受百戾。庶幾得之。

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

訪遠人疾苦○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公主下

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

於中堂諸父兄甥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

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

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

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是正歲天下兵民之數

悉嫁之所齎之物必經心目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

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六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

斛餘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

稱留後李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開

張孝忠孝忠曰請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殺孝忠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兵馬使王武俊位卑

張孝忠。孝忠曰。請將何罪。連頭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氣。實臣特親愛之。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宅。劫惟岳臣喪。詐為實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嘗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上事不許。或曰。不與之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襲其衆耳。曷曰。因其所故。而命之多矣。而亂益熾。是實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胡氏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故也。○田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請惟岳。潛謀勸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麗珣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柰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曰。稱病臥家。悅往。

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其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若朝廷未信而二道襲我。何以待之。惟岳又夜之。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為實臣所忌。稱病杜門。至是往見。惟岳曰。天子聰明。美武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苟一戰不勝。大將必有乘危伺便取爾。以為功者。且先相公所殺大將。以百數。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天子必以為將。何以當之。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位。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不失榮祿。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惟岳等見其言切。益惡之。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惟岳送之淄青。而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令族滅。

矣。劉文喜死。正己悅。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豈得與。劉晏比乎。遂發兵萬人。屯曹州。悅亦

厚好書得幾心惟在送也滿青而遣王它奴詣從政家
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

矣。劉文喜死。正己悅。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

謂曰。我輩豈得與劉晏比乎。遂發兵萬人屯曹州。悅亦

完。聚與崇義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以楊炎盧

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祀同平章事

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祀嘗往同疾。子

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祀貌陋而心險。婦人見

之。必笑。他日祀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

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

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

誅炎之志。擢祀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祀。無學。多託

疾。不與會食。祀亦恨之。祀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

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范氏

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

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祀而祀更汴宋軍

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名曰宣武○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

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

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

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慶。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

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鬻不發。上深歎美。

賜書夏四月。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崇義雖與正已等連結。兵勢寡

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猶

不免族誅。吾歲久蒙責。何可往也。李希烈屢請討之。崇

義懼。益修武備。上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勸崇義

入朝。言頗切直。崇義不悅。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

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賜

以錢券。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

五月。增商稅為什

一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洛

田悅李正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

阻山為境。日邢洛如兩眼在香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情將兵八千人入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

田悅舉兵寇邢洛
田悅李正已李惟岳
定計連兵拒今悅欲

阻山為境。曰邢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佖堅壁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獲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海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六月。以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梁崇義

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張

至襄陽。梁崇義不受詔。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希烈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疆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少誠以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為前鋒。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海口。崇義阻

矣。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兩
 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兩口。立
 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

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與朝恩
 讒謗百端。詔書一紙。覆之。無不即日

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
 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以
 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
 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顯官。諸
 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
 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役使。趨走於
 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
 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
 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胡
 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

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
 命而已矣。又其子儀之德。恩切恐其言之。道矣。窮

氏曰。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胡

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秋七月。安西北庭遣

使詣闕。詔賜李元忠爵寧塞郡王。郭昕武威郡

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自吐蕃陷河隴。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皆使

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摩闐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問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皆賜爵

王。郭子儀弟也。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

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李希烈以久雨未遣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

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陸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盛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書

然乃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

破之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任節其妻

女使出拜將士曰請軍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

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

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

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陰先遣使持書諭

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

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

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李正己卒子納

擅領軍務田悅求救於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

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泗水淄青軍其東成

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鄆詔河陽

節度使李元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八月

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時朱滔將討李惟岳

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

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

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若誠能首舉易州以

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請

上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

希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默陟使李承自

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有功之後更煩真

近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邊據之上乃思

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書草為

德軍其西首尾相應請軍進也鄂詔河陽八月

大茲而去。奉給
暮年。軍府稽宗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初。肅宗家

玄宗以姦逆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
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郢。盧杞欲陷炎。引以為御史。

大夫。先是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
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當奪官。杞怒。與

晉更召他吏議。以為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
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累嵩州司

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胡氏曰。炎則有罪矣。乃聽盧杞
自盜之誣。異志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

炎其
服車
裕于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

向而
饗之
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徐州刺史李洧正已

國遣
巡官崔慧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今
海沂皆為李納所有。請與其刺史王涉。為萬通有約。尚

得朝廷。認書。必能成功。崔先白張鑑。十一月。永樂公

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先白張鑑。十一月永樂公
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主適田華 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劉洽唐朝臣等大破青魏

兵於徐州 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温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李洧遣王智興請國告急智興等走不

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李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

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諺之曰乞子能被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

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爾先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

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遂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 詔削李惟岳

官爵○陳少游擊海州降之○密州降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恒水博洛

州降

馬燧等屯于博洛田悅築月城以守長卷燧以

度進屯倉口與悅夾恒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恒水自注

批賊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偕師趨魏州

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

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

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

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

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

可勝紀新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

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

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出府

及斂富家得白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

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于濮陽為河南軍所逼奔

州徵兵於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今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悅其能久

州徵兵於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今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蓄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遂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今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田昇以洛州降。悅入城旬餘。燧等始至。攻之不克。朱滔張孝忠與

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

殺惟岳。傳言京師。李惟岳遣兵守東鹿。朱滔張孝忠

為表。先遣弟惟簡入。其然後身自入朝。使鄭說權知第

度事。以待朝命。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曰。尚書

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今乃信碑真之言。遣弟奉表歸。若

尚書以自雪。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新碑真則

相待如初。不然絕矣。田華復勸之。惟岳素怯。不聽。守前

計。乃引碑真斬之。發兵圍東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惟岳

李惟岳

二

大敗燒營而遁。王武俊為左右所薦，惟岳疑之，未忍殺也。東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摩且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却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武俊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眾所服，倒戈以取之，得禍為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今日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定州降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

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

使。以德棣隸幽州。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可平，以孝

使。王武俊以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

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

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

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

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

復有詔命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

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真糧馬以弱

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

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蕃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

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

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邕說王武俊

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且

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憤邑。今又聞詔支糧馬與

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

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邕等効愚計。發與

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

二二

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慮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胡氏曰。武俊殺賊。賞之宜矣。乃吝惜節。賊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幽魏連衡。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三月。以李濟兼

使李泌。顏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邪。三月。以李濟兼

徐海沂觀察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

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感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

勢未衰。始以濟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濟竟無所得。胡氏曰。盧杞若不怒崔程。則平盧矣。其本

管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夏。四

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

光討之。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三武

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

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

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

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温飽

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

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遣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

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

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薄其士卒。康日

知聞其謀以告馬燧。遂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

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

日。知武俊亦遣士真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以書諫滔

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務大業戰不虞。成

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

聽。滔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詭之。孝忠曰。昔司徒

遣人語孝忠曰。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

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

俊最喜譏。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

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滿乃使劉惔將兵屯要害。以備
 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之間。莫之能屈。治將步騎
 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驚。諺
 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遂救南救田悅。治大懼。蔡
 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縷。以寬
 汝曹。賊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
 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
 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治即引軍
 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不
 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
 千。取元氏。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
 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
 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
 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違忠義。何處
 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
 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治。魏州。魏州方節度

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治。治年。范氏曰。

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在滔年。范氏曰。饑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民之常性也。豈樂為叛亂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詭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叛逆之區。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修政矣。苟行仁政。使民覩其喜愛其上。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括富商錢時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鼎寘。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昔借其餘以供軍。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勝。如榜。獲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鬻然如彼。是盜。所得。纒八十餘萬緡。又括。既。質。錢。凡蓄積。錢。官。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許以千萬數。盧杞始。懇請之。勢不可遏。疾。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纒二百萬緡。人已竭矣。范氏曰。人君

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四海內所保
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
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
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義者必曰。不存小
害。不得大利。不存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
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也。
胡氏曰。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
舉。猶當事不愆。素役不淹。時則已。素弓時中矣。德宗誠
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材。置之輔相。修明政事。安養
百姓。待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付其子弟。或歸
于將佐。其釁多矣。然後出充羨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
而進。克之必矣。乃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於
是借高統屋之事起。而
京城內瀆。大駕蒙塵矣。
洛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
遂。數以事相恨望。然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遲擣。
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隨趙州。抱真分

麾下二千人。成那州。趙大怒。欲引兵歸。李抱真說趙曰。李
尚書以那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

麾下二千人戍邢州。越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越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越悅，乃單騎遣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曰：「昂請入朝，越奏以洛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越，以示協和。」胡氏曰：「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純暴為氣，則理義亡，化之為難。馬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越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可以為百世。」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奔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悅，首未言。杞遽曰：「陸

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因惟陛下神算。上乃頓首。曰。無以易卿。鑑知為祀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嘗時以為有貞風。及祀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以辭聞。羣臣始上。以嚴刻御。五月。詔增稅錢。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又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以易定滄州為義武軍。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以源休為光祿卿

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其國。可汗遣其相頡子思迦等迎之。

頡子思迦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六月。李懷光擊朱滔。

王武俊於恆山敗績。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

而還。休有口。韓盧祀。恐其見上。六月。本下懷光擊朱滔。

王武俊於愜山敗績。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

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

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遂請且休士觀釁。懷光曰。時不

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懷光扶繼觀之。有喜色。士卒

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街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還之。

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遂等各收軍保壘。滔求

絕官軍糧道。歸路深三尺餘。遂懼。遣使早辭謝。滔求

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

以拒滔。武俊由是恨滔。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

相拒。秋七月。李晟救趙州。趙州之國與張孝忠

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冬十月。以營王粲為

王士真解圍去。晟北略恒州。

江西節度使。奉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

伊慎。王錡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置幕

二六

二六

二六

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
辜用慎。恐為已患。遣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墜之。燒上。其
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以關播同平
辜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得免。

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
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

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曰之而
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播若奈何

發口欲言邪。播十一月加陳少遊同平章事。曰。氏
自是不復敢言。

持重歟。以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朱滔田悅
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
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

判官李子干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
使將吏無所依歸。請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

號。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
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效天

號。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死。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胡氏曰。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為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惡為叛臣。豈非秉彛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爾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幸而見聽。功孰與此。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蹤。不亦遠乎。

十一月。李希烈自稱天

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徒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

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最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

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希烈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希烈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

之。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聞播弄

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

人往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

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

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

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

計於杞。杞容平。杞。嬰然起拜而恨之。益恣。至是上問

氏。國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

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教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遂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宋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窮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希烈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誇譽乎。希烈益欲殺之。云發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言。遂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范氏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每為常伯。執政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辭。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詔東都汝州節度

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克汝州。○三月嘗王

臯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斬州。時希烈兵柵蔡

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沂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

伊慎為太子希烈引兵歸蔡州。希烈遣其弟希真侯周曾等將兵二萬攻哥

伊慎為李希烈引兵歸蔡州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二萬攻哥

舒曜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

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胡氏曰周曾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

從之則何以異於羣叛真卿固不為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矣荆南軍與李希烈

戰敗績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顏真卿真卿

號勸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兆召募

使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賞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

心苦之人李晟圍清苑朱滔救之晟軍大敗李晟謀取

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宋治
 自將救之。晟軍大敗。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治未還魏橋。
 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治怒曰。治以救魏博之故。表君
 棄兒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治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見
 治。謝之。然以是益恨治矣。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
 詐降。說之曰。天子知大突。官著誠效。登壇之日。撫膺顧
 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袁大夫之
 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讓。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
 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
 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
 與諸將結盟。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
 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列州。不過五旬。治
 初行稅間架除陌

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也。魏縣神策。永平
 宣武淮南。浙西荆兩江。泗鄆。湖南黔中。劔南。

橫南諸軍環海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

錢法
宣武淮南
西
江
河
南
神
策
水
平

嶺南諸軍環准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范允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胡氏曰。觀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釜盎狗雞。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

通鑑綱目

卷

非孟子所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

謂民賊乎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
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
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
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
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

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上初

在東官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
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與將之方在乎
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
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
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今兩河淮西為叛亂者獨四
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註誤失圖勢不得止者况
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
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

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選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
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若蓄威

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唱寇。黠虜覲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造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備廢之病。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關。奉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教涇

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

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閭架等稅。冀已輸者。須悉免之。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范氏曰。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九月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於滄澗

時李勣遣其將

唐漢巨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神策將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勣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望。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李克誠伏兵邀之於滄澗。殺傷大半。希烈遊兵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兵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計軍由是不振。

襄城益危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

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合言將兵五千至京師

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其得厚賜。遺其家。既至。無所賜。發至澁水。詔京兆尹王翊攝師。惟糲食。其家。

天朱泚反據長安上發使姚合言將兵五千至京

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飯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儻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承之乃擐甲張旗鼓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嘗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賣豕豕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請三王王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官宦霍仙鳴帥官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及從者什七八范氏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若伯伯至于綴衣虎意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是時齊侯侯侯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原

通鑑卷之六

卷之六

戈虎賁於伋以逆之。周家以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
 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
 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其臣訓諸衛。知義。羣驥知禮。
 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
 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
 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然後足以為固。後世苟簡人
 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
 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
 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
 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
 國家之無法也。○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
 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
 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
 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蘭。播。白。志。貞。王。柳。陸。贄。等
 追及於咸陽。賊登含元殿。譁噪爭入府庫。運金帛。姚合
 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

之。衆許諾。乃遣驛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大
 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或棄。泚不悅。源休以使回。泚怒。

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棄輿。泚不悅。源休以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爲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爲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又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嘗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棄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

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開居私第。請相與奉

得此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此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

我。裴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胡氏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為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鎰性儒

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寶財獻于行在。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上始以奉天迫隘。後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率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請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

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朱泚僭號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

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

弟滔為皇太弟。休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

七人。系為泚撰周文。既成。作藥而死。大理卿蔣沈詣行

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泚尋改國

號漢。范氏曰：死非難也。處死為難。使系能拒泚不作周

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惜哉。

夫為忠為逆。在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

河清為涇原節度使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

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

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況知州事。河

清。沉。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況。為。司。馬。

清。沉。聞。上。幸。奉。天。集。將。上。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況。為。司。馬。

殺。右。僕。射。崔。寧。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

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漢。杞。聞。之。與。王。栩。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為。中。書。令。栩。詐。為。

寧。遺。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為。內。應。李。懷。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益。殺。之。中。外。皆。稱。其。寬。

帥。眾。赴。長。安。上。遣。中。使。告。葬。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勸。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芘。引。兵。歸。

鎮。李。抱。真。退。屯。臨。洛。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郭。守。智。後。

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程。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

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遂乘
日。賊疆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趨奉天。奉天兵亦弱。
何。交攻之有。我全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
此亦隨至。渾城與。遂壞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
寺。以為梯衝。遊壞。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
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慮。皆羣臣之
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躡曰。陛下志一
區守。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
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
同慮。唯陛下穆然。疑。遽。獨不得聞。至使克卒。鼓。會。會。
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
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請。事。理。
之罪。豈徒言數。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事。理。
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人命降康者。亦未
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
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法。從。

屬涇原。放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
知。策。弄。術。皆。曉。古。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

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勤逾億計。固非
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
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
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與
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胡氏曰。陸公論羣
臣之罪。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此指盧杞而不斥其名也。
贊疏既上。而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贊之
說明辨有理。方之詆訐毀罵者。其效優矣。

田悅王武

俊寇臨洛

田悅說王武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遣費
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

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
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
是武俊召回紇兵。至是回紇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滔
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
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聰明英武。天下諸將捨之。
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莫

兄。此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

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亡則此自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此。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

歸國。則已晚矣。武俊懷欲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將軍高重捷及

馬遂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將軍高重捷及

泚兵戰死。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

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

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十一月。以韋皋死已踈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為奉義軍節度使。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皋以應泚事。世

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皋中丞。玉謂之曰。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皋不受命。君以

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勳光成備泚至是欲執留後韋臯以應泚事泚

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狍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會。請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

靈武鹽夏渭此諸將合兵

入援遇賊潰歸

靈武留後杜希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顏時常春渭北節度李建徽合兵萬

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二

乃從祀。策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羣臣忠邪賢不肖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卒刺如此，其人可知矣。德宗幸以公輔與復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則至死而猶以為賢。李晟成將兵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入援潭城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

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為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告寒乞一襦袴，上為求之不獲，竟擱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絕人於城外，來燕菁糠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

之難因急而銳氣不支。范氏曰：德宗以饑餓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無虞，危不容喘，所恃者

雖困急而銳氣不衰。范氏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集。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恐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氈。縣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

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輟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反燼。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齋蠟表。間行至奉天。但懷方攻城。驅使填壘。得間入城。上大喜。城中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不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為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范氏曰。德宗因師出。以為名。多殖貨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及其失國。反為盜貨。貨博而出。

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本。懷光至奉天。詔引軍。刺而以其義為利。蓋以此也。

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

還取長安

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

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和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常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并於軒陛。上澤闕於下。本

李懷光

七

下情壅於上。閔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任乎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任乎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僥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高阻令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

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惟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嬰妨。緣惟誠言不疑。所以反能納

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街。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識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夫仲虺贊湯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言有歌謠。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矣。諫官不害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

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夫傳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遠。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禁。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驕辯，必勤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感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毀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

有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若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若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

賢。諫者之狂。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真。示我之能。從

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
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
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
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先矣。上願採用其言。 **曹王臯**

遣使貢獻

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
亂。歸廣陵。修整壘。繕甲兵。韓滉閉關梁。禁

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塙壁
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鹽
鐵使包信。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少遊悉奪之。時十
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問道貢獻。

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
頓兵不

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
皆貶。為司馬。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
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盧杞
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

其性與小人合也。胡氏曰：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於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姦，瀆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為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向使德宗早用陸贄之言，自罷杞等，則以陸贄為左功郎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中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編羣品。則臣

亦不敢獨奉。希烈陷汴滑州，陳少遊叛州，李勉流

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

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江淮大震。關播罷。少遊遠歎於希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勅與楚昭以善言復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

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掉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夔等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裨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滯。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

安待之如初。希烈遠拔襄邑。江淮大震。關播播罷罷

稼穡之艱難。不恤在戎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
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
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
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
痛心覩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
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錡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
朕撫馭羣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
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未治
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
能効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
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
軍未到以前。並從赦。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
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蓋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錢
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
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
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乎也。

王武俊田悅李

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王武俊田悅李錡赦其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

臣見言山東宣帝... 王武俊因悅李

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王武俊田悅李納赦其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

絕未滔至是見赦令李希烈借號李希烈自恃兵強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真孫廣李綏李

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

又遣其將楊峯齎赦如淮南壽州刺史張建封執之腰斬以徇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都

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守靈丘少誠竟不能過遂南

寇斬黃欲斷江路曹王臯遣斬州刺史伊慎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口上流使其將董侍襲鄂州刺史李蒙出

戰大破之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莫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置

置

置

置

置

置

置

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

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効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應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竟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益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樞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換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胡氏曰。德宗以專欲致禍。因而不喻。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以不起。適先膠口之意哉。烏乎。贊。可為人臣之式矣。

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為監軍。恃恩

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為監軍。恃恩

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脅志。臣敢不竭力。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克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跡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胡氏曰。蕭復請德宗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

通鑑綱目

四四

蓋鮮麗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義。其誰能以不起。遺光膠口之意哉。烏乎。贊。可為人之義。其誰能以

去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脩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其不可與有為也。決矣。

矣。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

不欲行。而未忍絕滔。召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又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平生與同謀共功。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不若陽許借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會武俊亦遣田秀眺見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懷過而歸之。且拾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

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

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
 乎。悅意遂決。給滔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
 人。發河間而南入趙境。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悅供承
 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日將出軍。將士勸
 兵不聽。曰。國兵新破。將士不免凍餒。若捨城邑而去。朝
 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
 之役矣。滔大怒。即日遣兵攻宗城。經城寇氏皆拔之。又
 梁回紇掠館陶。頓輜帑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滔
 分兵攻具魏。於是詔加回悅右僕射。復以武
 俊為恆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遣使發
 吐蕃兵。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二月。贈
 段秀實太尉。諡忠烈。○李希烈圍寧陵。李希
 烈將
 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中
 之。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泚遣其將王祐率將兵助之。

李希烈圍寧陵。李希烈將兵助之。

以覆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希烈驚曰。宣嗣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李

晟還軍東渭橋。初李晟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

之。晟斬之。因馳入其軍。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有異

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

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

秋毫無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

敢受。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

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怒諸軍。奏言諸軍

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

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

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

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

三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上命贄論

懷光。懷光竟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贄還言賊此勢

窮援絕。懷光無勝仗。前易若操。而寇奔不追。韓元不

窮援絕。懷光乘勝其前。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願因此敷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遣陸贄。云。卿言許去。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聽營。贄復奏曰。懷光當營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料極善。然如此。則懷光必更生辭。尋贄謂急且更候。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狀已明。緩急宜有。

懷光。懷光。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上命贄論。贄還言。賊泚勢。

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饒等為洋利。劾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提禁兵幸咸陽。趙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守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後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嚴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李懷光反。帝奔梁州。嘗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
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
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震符
召用誠還。不受命則殺之。遂去。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
俱。用誠迎之。勛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起走。壯士自後
擒之。送震杖殺之。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
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
上問策安出。對曰。懷光惣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
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眾
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
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如此。若未。此何對曰。
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
取富貴。誰不願之。此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遣其將趙
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遠以聞。且
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徇於軍
中。曰。懷光已反。速乘城拒守。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

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以病卧家。朱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獻款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床。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盤屋。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多出仕泚。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盤屋。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默之。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矣

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未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寡。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早遜。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威假京兆尹。

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魏博三月。魏博

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三月魏博

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

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

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

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

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

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寧許士則蔡濟等

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思若

能立緒兵馬使賞緒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

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

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鴻聞悅死遣馬寔攻魏

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送款於鴻

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

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

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疆。其亡可立而待也。柰
何以目前之患。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
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諸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李懷光奔河

中。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
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

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
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於賓佐。李景略曰。取長安

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
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閩晏

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日
往河中。俟春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

聽爾停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衆
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

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
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遊瓌既

斷曰。李太尉功高。自應奉。已端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
富貴。斷曰。斯微賤。願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

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
富貴。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
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胡氏曰。張昕武人。
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嘗更語之曰。李太尉
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予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
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
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
義之列。何名為負哉。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會崔漢
衡以吐蕃兵至。矯詔遊瓌知軍府事。於是遊瓌屯邠寧。
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
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
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
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
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
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車駕至梁州。上在道。民有
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車駕至梁州

獻瓜果者。上

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責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爵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貪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鉅鋒，排危難，竭筋力，晨勤劬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在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貴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

俱。梁洋道陰營，以贄相失。上驚且以滯泣，奏得贄者賞千金。又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贊。然贄數直諫，上

復之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

俱。梁洋道陰營。與贊相失。上驚且涕泣。募得贊者賞千

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迨上

意。慮犯難。乘上心庶之。贊極言北燕邪致亂。上雖貌從。

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

減半。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北京畿

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

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

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

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鳳翔

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嚴鳳翔

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請行在。琳初奉天圍既解。李楚

琳遣使入貢。上不得

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

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

復。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

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揆而心膺。分矣。今幸兩

道

五

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養。便是集事。必欲精求
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
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
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
之。○上又問。藝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
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費上奏
曰。此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
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
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阮之。其於備慮。亦已甚矣。漢
高懿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
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
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
獨取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
事之察。嚴京百弊。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
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
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

禍災。願陛下以覆百友四月。以韓遊瓌為郿寧節度

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夏四月。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

使。○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

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

為問。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以田緒為魏博節度

使。○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

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德裕遣將

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曼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曼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家

西相應。以姜公輔罷為左庶子。上長女唐安公主。上為造塔厚

逼長安。

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
 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
 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
 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
 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
 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
 見罪於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
 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
 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
 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
 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
 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
 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范氏
 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所不
 達也。故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遂與
 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諂諛之人

德宗以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
 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

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
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

相。涇原大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朱泚

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以賈耽為三
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於泚。

部尚書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

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
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

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韓遊瓌引兵會
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潭城於奉天。○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朱滔

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
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

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
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
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
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
朱泚不日梟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
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
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
卿勸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復軍
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耻。亦惟子。言終遂
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
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
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誠。待
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
凡十六年有奇
盡庚辰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

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

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

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

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

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

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

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強力嚴

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吐蕃引兵歸國。朱泚使田若鑿

以金帛賂吐蕃。

吐蕃引兵歸國

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隙。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慮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流。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於

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讓。而下

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
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城皆凶。上有掣肘之讖。而下
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李抱真王武俊
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大破朱滔於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
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

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
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饌。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
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
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
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又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
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
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
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
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
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恐范

陽留守劉怵因敗圖已怵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胡氏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

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怵本諫朱滔母反而不見聽今嘗滔敗地嘗明君臣大義莫率將士

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

耳以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易定滄三州

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資以行軍士殺

之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守說

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

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之武俊怒

然以方拒官軍不能攻也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武俊喜復與交好六月李

然以方拒官軍不能攻也。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武俊喜。復與交好。六月。李

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

市。然後北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

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殲。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騰潭城。略元尚。可。刻期集於城

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蓋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

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眾已破。膽不素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使兵

馬使李演。王休將騎兵。史萬項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

開牆二百餘步。賊掘斷之。晟怒。欲斬萬項。集萬項。陳衆

按櫛而入。似演繼之。賊乘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此出亡。此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將士之力。克清官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此。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官禁。祇謁寢園。鐘簣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師非相拒也。吾聞五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

希鑿開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索何難。相負。使受其門。希鑿一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失。

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
相負。使焚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
涇卒遂殺姚令言。請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
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韓旻等
斬之。請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上
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
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
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范氏曰。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以李晟
也。人君苟不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

差○帝發梁州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喜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

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讓。
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

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魯奪。易一帥而
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
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及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
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其耗京
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胡氏曰。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棟之善。偏其反
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為一。謂唐棟之華
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師承
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
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遠達。秋七
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秋七

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遣給事

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元帥判官高
郢勸李懷光

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巢父
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

中孔巢父官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元帥李懷光

歸欵。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

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

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車駕還長安。渾瑊韓遊瓌

乘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謂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叔復之。

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

又次之。胡氏曰。晟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己。此固善人徵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而追蹤汾陽也。

李泌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問

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屢伏

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裹矣。初上發吐蕃以討宋。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此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

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李希烈聞希信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

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使者曰。自大

梁來。真卿曰。然則賊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使進爵西平王。李晟以涇州伯。自官軍討妻諸殺。不用命者。曰積粟以接吐蕃。

以晟來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德。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不許。

侯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河州
理不用命者
田積粟以饗
士

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

晟至鳳翔。治殺張鑑之罪。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于同州。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

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

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

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

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築府廩。

而歸 朱滔上表待罪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始不能軍。上表待罪。冬十月

詔給朔方行營冬衣

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業代

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馬燧取絳州。○以

宦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

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宦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

多者。稍稍罷之。以文

閏月。李晟誅田希鑒

李晟初至鳳翔。

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護。又未知

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

命。而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

並轡而入。道舊結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鑿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霍崇

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龐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

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加韓滉

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奚

難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為逆。虜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處。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

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為郎。不敢歸告。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遂

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

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速還糧儲。此

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皋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種。宜速致之。皋至。滉感悅。即

日發米百萬斛。奉留五百。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

希烈走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意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

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蕭復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罷為左庶子

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

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章舉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舉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結。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無諂。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借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

歲蝗大饑

蕭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范氏曰。蕭復欲
然少違賞章。此公議也。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
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疎遠之臣
其可信者幾希矣。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是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以

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鏡

州刺史。給事中。素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
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
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
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
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
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素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

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
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其在。其罪。今復用之。則

巨跡曰。祀三年。擢權。百機失。敘。天地所。華夷。同。葉。償。加。

已得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事之曰。祀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

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祀小州。李

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祀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

日。斗人勿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祀竟卒於澧州。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

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頌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

爾。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

潭城。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

事。惟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鄘。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燧敗懷光兵於

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懷光兵於長
 春宮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韓遊瓌請兵於
 渾瑊共取朝邑。懷光將閻昇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
 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鬻。晏遷
 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
 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時連年旱蝗。資糧
 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
 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二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
 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
 先。必以晉絳。意隄還之。渾瑊既無所請。廣曰。知又應還
 羽。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兵。方未窮遠。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
 觀我疆弱。必起窺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
 以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費不滿意。是愈激之。使無四
 既解河。中罪。諸道兵費。與不舉。終言必起。五也。今
 斗。米。五。萬。石。且。盡。陛下。但。救。諸。道。圍。守。旬。時。被。此。有

內清之變。何心養。隨心之疾。為他日之禍。誠。為。慮。入。

內漬之變，何必養隨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馬懿入朝，奏曰：「豫先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撫之。」為陛下平以營王臯為荆南節度使，淮西將

李恩登以隨州降之。○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

度使。○朱滔死，以劉怱為幽州節度使。○秋七

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

防禦轉運使。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驍毅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先

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梓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

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車騎入之。且令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楚入朝。願救楚。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嘗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遲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必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虜饑。故不授必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未以賑之。今嘗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必與馬楚變。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必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必慰撫之。抱暉喜。必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必到自受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反者皆自安。必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弟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苟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必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必不得已。城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

命。不知所之。大旱。外經費。總支。七旬。詔。浮費。元。食。皆罷。

中使五人後必使謀之。必已遣捕。林浩等五人送京。

師抱彈遂亡。大旱。灞澆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纒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

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

光縊死。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

論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

拔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

河中。懷光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

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遠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

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城疑隊矣。復更
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盜而死。初
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及懷光
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
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
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
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
也。願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
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
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
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
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瓘同賢者。
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瓘
亦自殺。胡氏曰。嗟乎。李瓘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
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
且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

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勿死。而瓘亦可以
不死矣。○朔方將牛勣。斷懷光首出降。遂斬關晏等。

且預詔馬燧以懷光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

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而璿亦可以不
死矣。○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
七人。餘皆不問。出高郢。李勣於獄。奏置幕下。燧自許行
至是。凡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
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
也。欲斬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
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加馬。燧兼侍
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加馬。燧兼侍

中○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陸贄

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音生
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
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
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嘗
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
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我夫請罪。送

此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其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位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臣終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教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犍宰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罪。歸其尸。使收葬。

請道與淮西連捷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以張延賞

諸道與淮西連捷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以張延賞

為左僕射

初李晟成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

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

其任。況進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隙。正以成都營妓之故。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

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

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勳功名者可不慎乎。九月。盧龍節度使劉

怱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劉從一罷。○冬十

二月。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

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

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

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

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

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

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權酒韓滉奏論其過

失罷之胡氏曰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

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

也如此古人之脩佐王之業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

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君之邪

僻不去而能成泌自集津至

喜治者未矣三月李泌開運道成泌自集津至

運道十八里以夏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

避底柱之險

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希烈別將寇襲鄭州與澤

道十八里。以夏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

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

是。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宗。舉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仙

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

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胡氏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

節。誠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

殺。此淮蔡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

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吐蕃入

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九月。置十六衛上

將軍。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時

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接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是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緡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邕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以賈耽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繼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纒視事塔兵城

門。劉玄佐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玄佐即治也。詔以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歸其兵於城外。耽曰。柰

何與人辨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京城戒

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京城戒

嚴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

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李晟遣兵擊吐

蕃於汧城。敗之。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

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此大捷。

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

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蕃摧沙堡。李晟遣蕃落

與王必襲吐蕃摧沙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

李晟傳

卷五

去。韓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十一月。皇后崩。吐蕃陷鹽州。

○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中。呼於道。

曰。拘三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

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

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范氏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

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滉遂入朝。過汴。時劉玄佐父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

酒。滉曰。第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第宜早入朝。文母垂白。不可使神婦。

子未危有天... 混與... 弟... 請... 其母... 爲... 置... 酒...

酒半。混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混曰。混力可及。弟宜早入朝。文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

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混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混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

玄佐驚服。遂與十二月。以韓混兼度支。鹽鐵轉運。由琛俱入朝。

等使。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改法。事多不。運未大至。上嘉韓混之功。以混兼

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吐蕃陷夏。銀麟州。

○崔造罷 ○李晟入朝 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婿

崔樞。禮重之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

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入朝。請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混素與晟善。上命混諭

旨。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出飲盡歡。晟表薦
延賞為相。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
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察與我
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王乎。他日延賞讒問如視
然則曷若堅守
初議之為正歟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
請昏於延賞

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會
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

哉。准西成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

陳仙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密
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
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
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

矣。必給其食。陰遣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
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

矣。必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河。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法超帥衆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廊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

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賊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皋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

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
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為夔州刺史張

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
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

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
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贖渾雖

為泥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樞密為相不滿歲
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

作威豈人臣所宜滉
愧為之少霽威嚴
二月遣右庶子崔濟使吐蕃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久在二浙
所辟僚佐各

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謂之滉考其能一無所
長然與之寔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

敢奏出入者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

不親事詔下用之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
三月以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視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三月。以

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

晟破摧沙堡。軍城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

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

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

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

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

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延賞計。延賞

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

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

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

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

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歛容曰。司

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

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夏五月。以渾瑊

為會盟使

崔渼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未

然渾瑊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

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

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

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

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

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

用故也。官千五百人。而嘗減以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莫謀

節度使。以襄鄧復鄂。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

節度使。以襄鄧復鄂。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

劫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

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

盟。廷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

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

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

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請固止之。元

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

同。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

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

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

便... 吳少... 事泄... 少... 完... 城... 欲... 拒... 朝... 命... 判... 官... 鄭... 常... 大... 將... 楊... 贊... 謀... 殺... 之... 上... 以... 襄... 鄧... 拒... 淮... 西... 衛... 要... 以... 皇... 為...

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虜入其衝。馳十里。衝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瑩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圍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晟伐其六月。以馬燧竹。上遣中使齎詔。遺尚結贊。不納而還。

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用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奔。謂曰。胡以馬燧

命。吾在河海。春首未生。馬不能舉。是時侍中。度河。之。吾全軍覆沒。矣。今幸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胡

余吾在河內。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
擒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柰何拘其
子孫。遣奔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
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惡懼謝病。范氏曰。人
言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
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
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
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
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
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
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薨矣。素所善者
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
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
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

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反。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
 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愛。則天
 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愚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
 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溥。泌曰。自
 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
 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
 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
 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若得其
 道。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
 不一。君以為權在己。臣以為政在君。國之治亂。民之休
 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
 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
 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
 也。漢置二人。存交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
 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
 擇人為要。不以多負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必欲

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
 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管帶。察按

相。然亦無故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
擇人爲要。不以多。負爲苦也。夫聖王之法。開盛衰。必欲

網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
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
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
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材。列于
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
下詳略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以李自良爲河

東節度使

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
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

存軍中事分。誠爲得禮。然北
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復所省州縣官。必請復

縣官。上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
負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

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
爲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

使計日得算。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官。如此。則不
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

皆從之。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衛士

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業，與

相與蓄臂為盟。更韃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

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

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

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

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

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以韓潭為夏綏銀

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

驅其民而去。於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以

元友直為諸道勸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

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東藩鎮州縣，聚斂推率，以爲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

元友直為諸道句勒兩稅錢帛使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

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推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難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停西域使者

廩給分隸神策軍干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

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放益共

歲省五
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西
上復問必以復府兵之策

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
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

無粟可糶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
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

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
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

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漆為練
纒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

鑄農器糶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
約麥熟倍償其種其地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糶之來

春種未亦如之沃土入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及
多糶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

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
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

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
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質續食遺之不過數

因多闕。請募人入。以補之。可足。今歲之。五年。而代。

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是則成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兵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乞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成卒應募。廢耕屯田者。六什五。張延賞卒。○八月朔日食。○柳渾罷為左

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

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幽部緼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但語。上不悅。罷之。

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

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勿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

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

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
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
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
宗意。而建寧寔。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
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
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
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
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心。陽院未
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巧詐百端。雖
有手書。如晉愍懷。袁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
母為累乎。幸賴陛下下語。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曷使楊
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固定策之功
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
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貴
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
廷延至明日思之。遂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

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雖聞日。因譖黃臺。何故
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

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君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聞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感喻不許。范氏曰：李泌善勸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九月吐蕃番寇隴州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九月吐蕃番寇隴州

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虜大將。羅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州兵擊却之。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李泌言於

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賊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吐祿可汗。屢求和親。上
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李。此言於

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
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必
以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夫坐如此
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
紇則不可。必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
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
陝州之取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
豈能忘之。必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
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是後
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必乃乞骸骨。上曰。朕不
得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必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
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
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
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
冒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
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

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弄於馬
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
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
可汗。率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
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
屈己為是乎。不屈己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恣
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必
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
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矣。
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
百代必報之讎。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在
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
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藉
中國人及裔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
如此。感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
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書。謂泌曰。回

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會。天生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

此處加註荒旁警吐蕃是以前快陞上平昔之...
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言。謂必...
回

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

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

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

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

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吐蕃陷連雲堡。涇西特連

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雲為斥候。

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

州而屯之。○李軟奴等作亂。伏誅。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

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

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羅

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

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物懼。請

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環之子也。亡抵郿州。十二月

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

韓遊瓌入朝

遊瓌以欽緒誅委軍入謝。上遣使止之。至是入朝。軍中以為必不返。錢送其薄。

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衆。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得衆心。將殺之。希

朝奔鳳翔。上召寘神策軍。遊瓌大稔。詔和羅粟麥。上

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

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

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羅。而實強取

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糶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

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

樂之有。上命復其家。司馬公曰。甚矣德宗之難寤也。既

聞光竒之言。則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民增賦。盜匪

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

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敦誠信。辨忠邪。恤困滯。則太平

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竒之家。夫以四海之廣。

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

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

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

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賦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

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賦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謀利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謂侯而不敢言司馬公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求也李泌欲弭德宗之終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詔書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此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折禦西陲既而土蕃

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

且立廟祈禱將長至風今杜郵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

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

書可也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左右羽林龍

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雲南遣使入見吐蕃寇涇邠寧慶

鄜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

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人以學行著

開隱居柳谷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政與戰者吐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

聞。隱居柳谷。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李必薦之。韓游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游瓌輕騎歸朝。成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眾作亂。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反也。上罷句檢諸道稅外

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物。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冬十月。回鹘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禮喜。奏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羊子也。若吐蕃為寇。子嘗為父除之。仍請改為回鶻。許之。

吐蕃寇

回鹘大臣奉表迎可汗。其表及

禮喜。奏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羊子也。若吐蕃為寇。子嘗為父除之。仍請改為回鶻。許之。

禮喜。奏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羊子也。若吐蕃為寇。子嘗為父除之。仍請改為回鶻。許之。

西川書平。臯遣兵拒擊，破之。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

率附虜，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章奉乃為

書遺雲南王，命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畏雲南

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

而吐蕃兵勢始弱矣。臯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三歸

之。○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

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

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

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

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

之。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子懷真自

五年春二月，以程懷真為滄州觀察使。懷真，

謂一言褒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衆。朕言嘗知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范氏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虐。夫亂乃可謂命之。若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

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請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乾。而

參通敏。可兼度支。曠置。董。晉。口。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必。疾。甚。復。薦。一。人。上。始。相。之。參。爲。人。則。果。肖。刻。無。

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而

已。然晉爲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實董自代。

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答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

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爲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充位之咎耳。

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

泌卒。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蕃。復舊州。○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

其子為忠貞可汗○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之將兵救之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

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

坐梅錄俯僕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

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吐蕃陷安西

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

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管限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

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管辱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

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中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宮

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仕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

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

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

以其子昇雲為留後○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

侍郎解內職實參惡之也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

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事能之意耳或

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

道合則從不合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

則去乃天民矣

使來獻俘○以吳濬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濬治

有聲實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濬為陝虢觀察使代參黨李靈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有威

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俸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

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反卒將佐臣之稱疾請代上遣使問以吳濬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

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濬行至汜水玄佐之

士怒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刻孟介以請於朝上問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實參為郴州

別駕

實參陰狡而懷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孩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鴉上與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實參參為郴州

別駕

實參陰狡而懷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

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以趙憬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

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

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書

闕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虛品。苟

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幾歷十數。議其貨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遂

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

陸贄

一

事。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在直同貫。則八何類焉。又
 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諮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
 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
 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勿議
 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
 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
 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
 賴多士之用。然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陸
 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胡氏
 曰。陸稍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
 於讒言。費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
 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既而嶺
 南奏。近日海舶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收市。乞命
 使與俱。上欲從之。贊曰。遠國高賤。唯利是求。媿之斯來。

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濟。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

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船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携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况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乎。平盧節度使

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

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廷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

則生。息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諂。好佞而悅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姦陰日進。陽道將利。不可遏矣。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萬餘人。八月遣使宣撫諸道。陸贄以大

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珠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諛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淑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惟。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舍塲。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饑。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章梈卒攻知命之亭也。敬輿之亭。其貞涿泗之徒與。

吐蕃維州獲其大將 ○九月。滅江淮。運米令京

北邊鎮和羅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歛車馬。故也。今戍卒不諫於守臣。守

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也。蒙發後。復

北邊鎮和羅陸贄言於上曰邊備不疎由措置失當故也。今成卒不諫於守臣。

臣不揔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羅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蓄。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處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中簿帳。僞指因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率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羅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畜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

通鑑綱目卷七
三

先貨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十一月朔日。

食。○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陸贄求遷贄密語之。諸

日。聞竇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

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

中使責參。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

之請。躁動懷驚。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

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以

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十二月。以

柏良器為右領軍。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

酉癸

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兗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真。什稅一。從鹽鐵使

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

是歲。和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

三

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胡氏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豈足效哉。

茂昭○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郭。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廊坊。詔發兵城鹽州。

又詔涇原。山南。劔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

獲三月。貶實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實參惡李異。出為

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

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營。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

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以真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

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

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

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
 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懼得聞陛下
 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
 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
 貴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
 上行之無愧心。此庶聽之無疑議。凡足譖訐之事。多非
 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
 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
 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
 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
 議典憲。若彼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
 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
 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懼反疑
 贄排已。置之門下。

韋臬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

卷之... 雲南王異牟... 遣使上表...

卷三百一十一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

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

尋遣使詣鼻上表請棄吐蕃歸唐鼻遣其使者詣長安

上賜異牟尋詔令鼻遣使慰撫之胡氏曰鄴侯思打吐

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

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盡郊

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疆然後不召患於藩籬之

外秋七月詔宰相迭乘筆以處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攜

耗贖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買錢三百萬緡呈樣

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置欠負

宰相迭乘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通鑑

卷

三

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喧。八月。太尉中書令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也。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

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冬。十二月。宣武軍亂。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

寧出。數日不返。萬榮召觀兵。詐之曰。教後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揚錢三十。皆德。乃入朝。

遂其節度使劉士寧

兵馬使李萬榮得血氣心會士

寧出岐。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教徵大夫入朝。
 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閑
 戍。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
 危疆弱之幾。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
 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況苟邀不順。
 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
 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
 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
 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
 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范氏曰。
 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
 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
 不偪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
 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
 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通鑑綱目

卷

十年春正月。劔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擊吐

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齊詔詣雲南。佐時至吐

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

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

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獻款受詔。

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

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

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

秦州刺史

初劉悍卒。劉濟在莫州。其母弟濼。以父命

許他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濼怒之。擅遣表

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擊濼。破之。濼遂將所部詣京師。表

今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

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刺史。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擁親視之。死者

之。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辟盧坦為判官。監軍

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國不違也。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

抱真卒。李抱真卒。其子緘。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

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

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延貴權知

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

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

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遣使立異牟。壽為南詔

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雲南王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

南詔。詔以袁滋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異牟壽比面跪

受無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盡忠於唐。異年冬十二月。陸贄奏罷為太

子實各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謀

均。機失於遙制。夫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瀆。或拔棄城鎮。搖遠

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

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

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徵發

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夫兵以氣

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自頃

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自頃
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
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
練，數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
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
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
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餘廩賜之饒，遂有三
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
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
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
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戾。臣
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造制矣。臣
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成卒，願習及善
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糶。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
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員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
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裁虛濬之費，以

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茂。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贊又以前敵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贊曰。王者律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徹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曾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言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叙。好以辭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

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

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答。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糜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遂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

人。無大小。必自選。又諫曰。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

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寢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備之殊。牧守有能。不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遣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綿。調出繒。續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

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田為課。續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

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
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率適逃為
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
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
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
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者
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
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盤事方興。已輸綠稅。
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絕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
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酌。望更
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
六論兼弄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
價。事皆不行。范氏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
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
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
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

勸會諸州初納兩稅至細布定估以類當今時價加
減貴酌取其中心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二

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盡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府庫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聽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

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贄曰。吾上不負天子。

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曰：短贊於上，趙慄密以贊所議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慄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慄默而無言，遂罷贊為太子賓客。范氏曰：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慄實為之助。慄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誅首與。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李錡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易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券，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濟寧宮

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得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

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
窺其際。皆以為虛傳。各耳。前進士韓愈作等。是論以
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韓愈等坐。上怒未解。中外無
以為罪。且不測。無敢與者。城即帥諸遺王仲舒。備國能
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上
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論遣之。金吾將
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
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
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
壞之。勸哭於庭。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
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自
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
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
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
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
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

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也。

無已。其不成人之義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

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跡。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爾雖然。謹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五月。以李詵為河東留後。自良卒。監軍王義也。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詵為留後。詵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給之曰。有敕以李景略為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

良輔覺之。虜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

信可汗。回鶻奉誠可汗死。無子。其相骨咄祿奔。是時有

畏服之。立以為可汗。使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

業。坐言裝延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橫海

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從父

十二年春正月。以渾城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

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

官。欲以悅。二月。以李元振為禮部尚書。

官欲以悅其意也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

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夏四月

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

右推季安為留後以韋渠牟為右補闕

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

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嚙談辭給。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

六月以密賈文場

霍仙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

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網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曠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

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胡氏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竊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答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陸贄李泌爲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焉。諫止之地。皆不聞諫止。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奉天寤安得不均其責乎。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奉天寤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德。或販鬻蔬粟。徃徃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恭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遣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書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范氏曰。古之人。君或或多難。以與國。或因亂。而啓。蓋因

范氏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因
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還自興
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

晉爲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仙鳴
薦押牙劉沐爲行軍司馬。萬榮子廼爲

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
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
出。軍士欲斫守進。廼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
恭執廼送京師。詔以晉爲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
權軍事。不遣人迎董晉。晉受詔。即與僉從十餘人赴鎮。
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
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旣入。仍委以軍政。初。劉玄佐增
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
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
晉至。悉罷之。詔惟恭等各遷官。賜錢。惟恭謀作亂。晉誅

其黨。械惟。恭送京師。八月朔日食。○以陸長源為上谷武行軍

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

命且罷。由是。趙憬卒。○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軍中得安。

防禦使。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

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不能

還。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

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實

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嘗虜衝

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裴

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

平章事。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

延齡卒。中外相惜之。上久。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

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

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十一月。以

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

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

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

盈門。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

翰林。渠牟形神洩。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誼。渠牟不

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

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二城

上以方渠合道

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鄯寧節度使楊朝晟。須

幾何兵。對曰。鄯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鄯城鹽州用兵七

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
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虞其來。
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
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
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
哉。上從之。朔歲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朔歲
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以姚南
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仲爲義成節度使

以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

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吐蕃贊普者乞立替入死。煎立之。秋七月起。

復張茂宗爲左衛將軍尚公主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

未成婚。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人上疏曰。

復張茂宗為左衛將軍尚公主

也。許尚義章公主。

未成婚。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

曰。人間多借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如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

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即位之初。動必

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九月。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九月。

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刀溝。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海。上遣中

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

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事。公承天

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十二月。以官軍為官中

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

使。官者為使。謂之官市。置白鹽數百人。抑買人。每以紅

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所價
 錢。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糶負柴。官者
 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
 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殿官者。街吏。擣以聞。詔黜官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官市
 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勳封
 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官者
 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官市而給。上信之。
 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哀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錄神策。其軍

遠至十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

誠叛。漫壽州。○取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約。

五萬至十九月以千一頓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

誠叛。侵壽州。○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

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推守

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城。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

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

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

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効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

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以李錡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

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

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

遺結權貴。待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

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

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

兵象。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

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

去之。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

錯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朝廷殺諫者。非錡殺言

也。者三月。吳少誠寇唐州。○秋八月。以上官沈為

陳許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沈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

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侵安

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

錄。伏兵要巷。見持錄。以韓公為宣武節度使。劉進

緣伏兵要巷見持緣者悉斬之無得脫者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意先是

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

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郭

者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冬十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或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

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人王義我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

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夏四月姚南

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

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

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

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

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范氏曰德

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疎羣臣而外

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踈羣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又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其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盲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五月。疾又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可不為深戒哉。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潞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

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又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

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屬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

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范氏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

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後而發。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怯也。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片。是以前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胡氏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已。衆人喜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前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則惡忌。疎斥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

豈有此患乎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劫建封子愔。令知軍府

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鄴為宣慰使。鄴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

位。永州刺史陽履免。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贓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

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

進奉之言。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張愔表求旄節。免官而已。朝廷不許加淮

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

寧。以愔為節度使。以李藩為祕書郎。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

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

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胡氏曰。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士來。未有向背。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使虚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然非格物致知。何以啓進此之途。非彊恕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於匹夫。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九月。以李

元素為義成節度使。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

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貶鄭

餘慶為郴州司馬。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

餘慶為郴州司馬

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

為朋比。以齊抗同平章事。○冬十月，赦吳少誠。復

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

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

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

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

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

人。然後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

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嚴綬嘗以幕僚

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貶鄭

進奉。記其名。即用
為河東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書

冊號：027124

一九五一年一月

建奉記其名所用
高河東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769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拾日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